

第二、古巴事件後，美、蘇逐漸進入冷和階段，西方國家咸以為蘇俄確有誠意從事和平共存，業已放棄其侵略野心。然而由中東新危機的產生，蘇俄獍狴的面貌又再度暴露無餘，這應該是給西方國家的當頭一棒。有人說，納塞製造此次中東新緊張事件，乃是蘇俄授意的「圍魏救趙」之計，我們雖不敢斷其真偽，但是由蘇俄支持阿拉伯國家的兇惡態度來看，也就可以證明蘇俄的所謂和平共存實毫無誠意。蘇俄在中東既可以利用納塞等作貓爪為其中取栗，當然也可以在其他區域進行同樣的陰謀。所以西歐各國，尤其法國戴高樂輩理宜不寒而慄，今後顯然不能再高枕無憂了。假令美國與西方國家都能够認蘇俄依然是最大的禍源，今後自不能不提高警覺，採較現實的政策，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或許也可能因此而重振旗鼓。

第三、英國最近數年，也想遠離美國羈絆，走向歐洲共同市場方面。英國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更是美國所鼓勵的，尤其這是在甘迺迪的大計劃中之一部份。可是由於甘迺迪計劃中的軍事與政治部份業已成爲畫餅，所以關於經濟方面的設計，即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計劃，當然也連帶的減少了意義與價值。這次英國首相威爾遜再度申請加入共市，依然還是遭受戴高樂的歧視，並且說英國是非歐洲的。其結果如何雖不可知，但由此應該可使英國人有所覺悟。況且自從港九暴亂與中東危機發生以後，英國仰賴於美國的地方愈來愈多。依理英國今後應該猛加反省，力求與美國團結合作，以加強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陣容，以免陷於孤立無援之境。

美

國

與

越

戰

陳紹賢

第四、港九暴亂對於越戰似可沒有什麼重大影響，雖然共匪指責香港供美帝作爲侵略越南的基地。但中東風雲却無疑的可以多少影響美國對越作戰的方針，因爲美國爲應付中東方面可能爆發的事變，不能不對越戰採取更謹慎的態度。不過照我們的看法，納塞之所以敢於在中東採取冒險的行動，並且聲言要消滅以色列這個由美國一手支持的猶太國家，正是因爲美國在越南作戰數年而不能取勝，使美國威望遭受減損的結果。所以爲美國設想，美國不但勿因中東危機而鬆懈其升高越戰的決心，反而應該加緊設法壓迫胡志明就範，使全世界人士耳目爲之一新。否則，越戰愈拖愈久，美國的威望將更受影響，而蘇俄與共匪將不斷再向其他地區製造新危機，使美國人更手忙脚亂。所以美國對中東戰禍，絕不可更作軟弱表現，否則更將令蘇俄乘虛而入。

第五、港九暴亂與中東新戰禍發生的後，東西冷戰的形勢雖未必恢復到古巴事件以前的現象，然而美蘇間的和平共存幻想應該可以逐漸醒悟了，因爲許多美國的鴿子派也不能不變成老鷹派，而對以、阿問題表示同情以色列，因而不能不改變其對共匪與蘇俄的錯誤觀念。

以上各點是假定不致演變成爲世界大戰的情況而言的，倘若愈演愈烈，卒致爆發新的世界大戰禍，那麼，整個世界局勢，必將從頭來過，如此，則已非冷戰問題了。苟不幸而造成如此的局面，那也不是本文所能詳加推論的了。

(一九六七、六、七日脫稿)

羅倫斯 (David Lawrence) 在本月十五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

刊的社論中說：「假如聯合國不是實際的崩潰了，今日不會有大量美軍在越南。晚近美國被叫做『自我委任的世界警察』，但實情是：世界的警察——聯合國——無能負起它的任務，現在每一大國只顧自己。」又說：「一九五

零年冬，蘇俄政府公開承認它以軍火供給侵入南韓的中共軍隊。北平政權被聯合國決議譴責爲『侵略者』，但聯合國對於蘇俄那些明顯的背信行爲，毫無加以處置。」

這位政論家的話使人聯想到：美國在越戰中之處境爲何與韓戰時不同；聯合國的情況今昔迥異，只是各種相關因素的一環而已。

一九五零年韓戰發生前，美國早已成爲自由世界公認的領袖國。只從！

九四九年她領導完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其以後擴大到希、土和西德的次第參加，已顯見她是世界上反共力量團結的中心。這種團結無疑地促進當時聯合國裏自由國家的合作，以維護聯合國的憲章。對韓戰問題的處理，正是聯合國執行憲章所賦予的任務之一大考驗。它對操縱北韓和共匪南侵的蘇俄，誠如羅氏所云，沒加處置；但它組成國際聯軍，抵抗侵略，拯救南韓，已不只是執行「世界警察」的職責了。

韓戰爆發前，蘇俄因要求安理會「排我納匪」失敗，而以不出席該會為抵制，使得該會對處理韓戰的決議，如組織援韓聯軍等案，免被蘇俄否決，而順利通過，付諸實施。當時莫斯科之所以出此下策——召回它的安理會代表，也因鑒於安理會中一種支持正義的勢力，實在不可欺侮。為着顧全面子，它只好托詞退縮了。

韓戰時這種反侵略的有利情勢，在今之越戰中是沒有的。相反地，美國在越戰中却有若干不利的情勢。

近十年來，國際關係上普遍而突出的現象，已是強權政治的再抬頭。因之，聯合國的理想漸形消失，權威也就低落了。加以蘇俄多番在安理會濫用否決權，益使該會的職能陷於癱瘓。

越戰發生後，美國迭次呼籲聯合國尋求和平的途徑，但無切實的反應。迨去年一月底，華府正式提請安理會處理越戰問題。提案的要項是：一、要求不附任何先決條件，立即由各適當有關的政府，安排一項會議，以期達成實施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的日內瓦協定，及建立東南亞的持久和平；二、建議上項會議的第一任務，在越南安排一項有效監督的停止敵對行動。此案經程序表決通過之後，迄今年餘，未能作實質的處理。因受蘇俄「否決權」的威脅，安理會束手無策。

華府曾謀向聯合國大會提出此案，但未見諸行動。本月十八日，合衆國際社華盛頓電稱：魯斯克國務卿今日對記者們說：把越南問題提到聯大討論一事，乃是「我們考慮過的可能途徑」。但目前還談不到時間或細節。「河內和北平都說，這根本不關聯合國的事。」由此不難了解，華府當局有其說不出的苦衷：在這擁有一百二十二個的世界組織中，各種利害關係原甚複雜，佔會員國多數的「不結盟」國家又大都缺乏正義的觀念；如果越南問題提出，俄、法可能採取聯合行動，利用這些國家的弱點，去造成反美的形勢，

以打擊美國的國際聲望。這也許是華府趨趨不前的主因。

韓戰停火的次年——一九五四年成立的東南亞公約組織，以共同抵抗武裝攻擊及顛覆活動為主旨。締約國相互保證採取行動，以應付危及和平與安全之共同危險。此種保證並適用於經一致協議指定的國家。柬埔寨、寮國和越南都是被指定的國家，載明於當時簽訂的一項議定書中。此一反侵略陣線的組成，使東南亞安定了幾年。

一九五八年戴高樂再起執政後不久，法、美關係漸失協調。對於越南問題，兩國的政策更是相左。今日法國之於東約組織，已是貌合神離，且有背棄的跡象。巴基斯坦則因與共匪勾結，對東約已不忠實，更使東約的團結不堅。對於越南之遭受共產侵略，東約組織無能採取赴援的行動。美國為履行承諾，只好單獨赴援。但因受巴黎的宣傳攻擊和行動干擾，以致她在越戰中增加了許多困難。

自前年六月起，在越美軍由顧問地位改為直接參戰之後，除與越南軍聯同作戰外，又獲得韓、菲、澳、紐、泰五國分別派兵參加，造成七國聯軍的態勢。但實際上除韓國外，其餘四國都是一些象徵武力參加。同時越、韓軍的裝備也都靠美國供應。在越聯軍又無統一指揮的體系。凡此情形都與韓戰時不同。美國實際領導援越作戰，煩雜問題之多，可想而知。

一

美國單獨承擔援越作戰，關於法理的根據，華府累次有所闡明，其要點不出去春魯斯克在參院外委會作證時所說的：一、依東約及議定書，美國對越南之反抗侵略，有援助的義務；二、自艾森豪總統以來，三任總統對越南政府的求援，都作了承諾；此與過去之援希和援韓，同為實踐對他們所作的承諾。他表達的這種法理立場，曾受到姑息主義者的挑剔。去年三月四日，詹森發表演說，解釋美國援越政策的十個問題。其中有說：「援越作戰值得嗎？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美國的力量在各地承擔遏阻侵略，這就是它的答案。我們所信守的，超過了對越南一種特殊條約的承諾，我們信守自由的信念。」他的話是強調道義的立場。他又會一再聲明，美國援越政策的目標，在維護越南的獨立與自由；保障亞洲的安全與和平。

美國援越作戰誠非師出無名，只可惜她的軍事與外交越來越陷於進退兩難的苦境。

前年春，越戰開始升高之初，在越美軍五萬五千人。陸續增至現在，已逾四十四萬了。據史丹尼斯參議員（Sen. John Stennis）的估計，至本年底需要增至五十萬人。軍費的消耗更是扶搖直上。當前年六月美軍直接參戰時，每天平均二百萬美元，現在每天平均已超過七千萬美元。本年度美國的越南戰費預算為二百二十四億美元，依史氏的看法，將來還須追加。美軍死傷人數近來激增。總計自在越參戰以來，死亡將近一萬，受傷的超過五萬。凡此事實也都是美國國內反戰運動開展的導因，對士氣民心都有影響。

另從外交上看，華府官員常以美國參加越戰，對亞洲國家的安全——如印尼之免被顛覆；繁榮——如日本的經濟發展；及經濟合作——如亞洲開發銀行的設立與其多邊計劃的展開；都有幫助。人們當能承認這些都是事實。但是，目前亞洲國家急需的是免於赤禍的威脅，所以泰國會有擴大東南亞協會的擬議，現在且仍在作亞洲新組織的籌劃；韓國也曾作亞洲地區安全組織的試探。他們的這些企圖都是針對當前亞洲安全的需要。

美國現階段的亞洲政策着重經濟合作與開發，而不支持亞洲反侵略陣線的建立。最近魯斯克對中央社記者說，東約組織沒有擴大的可能或必要。威廉彭近訪仰光時，更會坦率聲稱：美國不計劃在亞洲締結任何新的聯盟。

美國這種政策與五十年代她的亞洲政策恰得其反。實際上今日亞洲國家受共黨的威脅，較奠邊府失守時有加無減。華府竟取避重就輕的政策，對亞洲強大的反侵略力量不能運用，以致勞師糜費，曠日持久，而越戰之結束仍甚渺茫！

三

越戰帶給美國的困擾，非由於戰爭的本質——自由世界中誰都了解它是反共產侵略的正義戰爭。問題却在於美國的政策和戰略都有缺陷。

她的政略，誰都看出那是「以戰求和」的。因此，她對於與之作對的國家，如蘇俄，如法國，都持極度忍讓的外交立場，企求獲得對方的諒解，以免阻礙或破壞和談的實現，此類事實，及其徒勞無功，且對戰局有不良影響的情形，在上期本刊發表的「越戰問題座談紀錄」中，已有筆者的報告紀錄。

。這裏不必再提。

華府配合其越戰政略的外交，對於中立國家，則投其所好，儘量籠絡。原為造成對它有利的國際輿情，但結果每得其反。例如，南斯拉夫和阿聯會發動十七國的聯合呼籲，建議越戰雙方無條件停火談和。華府立即接受，河內斷然拒絕。後來狄托與納塞都會利用機會，攻擊美國的轟炸，袒護北越的立場。

華府對付北平，持所謂彈性政策，故其政略態度前後不能一貫，且有矛盾。前年四月間與五月間，詹森先後在巴特摩爾和華盛頓發表的演說，指證「河內的統治者是受北平的驅策。」「中共的目標不只是越南，而是整個的亞洲。」到了去年就有點改變了。如見於四月十六日國務院宣布的十項對北平的政策，大致為安撫的安排；五月十八日國防部長麥納瑪拉的蒙特利爾（Montreal, Canada）演說，主張以「搭橋」的方式，與北平多所接觸，獲致相互了解，避免戰爭；七月十二日詹森總統宣示其亞洲政策，呼籲與中共「和好」，作為謀求亞洲和平的第四要點。直至今年一月十日他發表的「國情咨文」中，還希望中國大陸能尊重鄰邦的權利，能改善人民的生活，而獲得美國的歡迎與讚揚。

過去他們的這些轉變或矛盾，當然與其對匪、俄衝突的運用策略有關。不過華府歷來向匪幫作出任何善意的姿勢，所得的反應，都是蠻悍的拒絕與毒惡的辱罵，因之美國的國際聲譽受了不少的損傷。

對談和問題，華府舉棋不定，也顯示其政略的缺陷。在前年二月廿七日國務院發表越南問題白皮書的前後，他們幾經聲明，河內必先停止南侵，纔能進行和談。這種立場先後表達於二月十二日國務院答復印、加、法等國的和平建議，二月廿五日魯斯克在記者會上的聲明，三月七日魯斯克在哥倫比亞電視廣播中的答問。到了四月七日詹森在巴特摩爾發表演說，提出「無條件會談」，以結束越戰時，為一改變。之後，詹森復有幾次重申這種聲明。直至最近——四月廿八日，他在電視記者會中還聲稱：「我願與任何政府，於任何地點，任何時間，進行無任何條件的會談。」

對越共參加和談問題，華府起初斷然拒絕，說它不是政府，不能作談判的對象。不久修改立場，表明可讓越共的代表參加北越代表團。過後又改變，而出以含糊的語氣：和談時越共不難有表達意見的機會。再過後，國務院

對越南問題的十四點聲明中，對於越共參加和談，有許可的含蓄語態。無怪阮高祺於關島會議時，曾提出尖銳的詢問。

此種政略產生的戰略，自然不够健全。它是一種不求勝的有限戰爭的戰略。美國在越的軍事行動雖步步上升，但都是出於被動，所以被稱為彈性反應戰略，或逐漸反應戰略。(Strategy of Flexible Response or Strategy of Graduated Response) 在此種戰略下，美軍在越作戰所受的限制，較韓戰時為尤甚。其影響前方的士氣，可舉一些事例來看。

今年三月廿四日，一位在越陣亡士兵的父親杭達爾(William James D. Hunter)給詹森總統的復信中說：他的兒子及其他袍澤曾最感怨對的事，就是受命在打一個「不求勝的戰爭」。他并懇陳他的意見，認為此種限制的不求勝的戰略如不改變，則數以千計的殉職美軍無異是「政治陰謀祭壇上的犧牲品」。

最近薛明頓參議員(Sen. Stuart Symington)在越南前線巡察歸來，在華盛頓對記者們說，他在越南時見過許多空軍飛行員，他們對於空中執行任務所受的嚴格限制，表示遺憾。

美國的軍事權威，如克拉克將軍(Gen. Mark W. Clark)、李梅將軍(Gen. Le May)、泰勒將軍(Gen. Maxwell Taylor)和詹遜將軍(Maj. Gen. Max S. Johnson)等對於美國陸、海、空軍在越作戰所受的限制，致未能發揮應有的功能，都曾提出批評或建議的意見。

最近華府為配合加強軍事行動，已放寬若干限制，如陸戰隊砲擊十七度線，第七艦隊砲轟北越海岸，都為便利此次聯軍打入「非軍事區」的南端。空軍已一再轟炸北越兩個米格機基地，開始轟炸河內通往中國大陸橫跨拉匹茲運河上的大橋，河內外圍的鐵路調車場及海防市郊和市區的發電廠。這些行動表明解除了不炸河內十五哩半徑內及海防五哩半徑內的限制。

如此加強的軍事行動，在軍事權威們看來，還是不夠的。因為還有許多軍事目標未受炸毀，其較明顯的事實是：三個米格機基地未被轟炸，海防港口還未佈雷，甚至它的碼頭設備，還是安全無恙。敵人還在奢談勝利將是屬於他們的。

美國在越作戰以來，因政略在求和，戰略不求勝，所以就她的本身看，似無真正的軍事成就可言。無怪此次魏摩蘭將軍返美述職時，在華盛頓聯合社一項集會中說：「我可給你們保證，只就敵人的戰術，他們不再有獲勝的機會了。」

可是河內并不如此看法，而且剛剛相反。最近武元甲發表談話，指稱美國內部戰志衰落，越戰已打成奠邊府前夕境況，北越已有勝利的把握。他并舉出羅伯甘迺迪與詹森失和，黑人領袖金路德(Martin Luther King)領導反戰，美國人民對詹森威望看低，以支持他的判斷。

武氏相信奠邊府往事會重演。他太幻想了！五十年代的法國是為維持其殖民地的利益而作戰，與今之美國援越，目的大相逕庭，越南人民是會了解的。除非世局有重大突變，美軍不會撤出越南。這是基於客觀情勢的推斷。美國在越一面作戰，一面對金蘭灣的建設積極進行，以加速完成其為亞洲最堅強最完備的軍事基地。由此可知她的援助越南，實具有長程的計劃與遠大的目標。萬一戰局有逆勢的變化。她還可利用此一基地，繼續作戰。除非越南的自由得到確保，她是不會撤出的。

去年二月美越檀島會議，對越南綏靖工作、政經建設及社會發展，達成各項協議。會後分別實施。嗣於十月間，參戰七國的馬尼拉會議對此實施情形，加以檢討，認為有的進行順利，有的未可樂觀。今春關島會議的重點，仍在推行綏靖計劃。阮文紹承諾：「越南軍隊將於本年內實現農村建設及促進農地改革等計劃。」華府為加速綏靖工作的進行，近已明令將此項工作劃歸魏摩蘭將軍管轄。凡此事實表明了美國注重越南基層政治與經社建設，要從根本上去制勝敵人；非至越南的自由與安全免受威脅，她將長期而耐心地支持下去。

緊接美越聯軍打進「非軍事區」南半部之後，詹森總統於五月廿二日發表他的「美國先烈紀念日文告」時說：「我重複告訴與我們作戰的領袖們：讓我們結束這一悲慘的浪費；讓我們坐下來共同商討和平的途徑；讓我們一起領導我們的人民脫離此一流血的困境！」可見當前美軍加強作戰的目的，仍在迫使河內談判。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惠勒將軍已宣稱：「我們無意進入北越。」又說：「我可以斷言魏摩蘭將軍不會越過南北越疆界的濱海河。如果如此，美國的迫和願望還是要落空的。」